

东周列国志

图文本

一

〔明〕冯梦龙 改编 〔清〕蔡元放 修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THE
LIFE OF
A
DANCER

THE
LIFE OF
A
DANCER

THE
LIFE OF
A
DANCER



东周列國志



图文本

〔明〕冯梦龙 改编 〔清〕蔡元放 修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列国志:图文本/(明)冯梦龙改编;(清)蔡元放修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
ISBN 7-5325-4358-7

I. 东… II. ①冯…②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042 号

东周列国志(图文本)

(全三册)

[明]冯梦龙改编 [清]蔡元放修订

李保民 配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36.2 插页 9 字数 903,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ISBN 7-5325-4358-7

I·1858 定价: 5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0512-52391383

序

传之为言传也，所以传述古人以诏于后世也。志之为言记也，所以记载善恶为后之法戒也。然则稗官野乘虽正史之支流，而是非邪正，褒贬予夺，其立法而垂戒者，亦必隐然自见于载笔之下，非仅操觚染翰为附赘悬疣之论已也。麟经而后，世无善史。龙门以旷世逸才发愤著书，上起轩辕，下终汉武，观其自序，实有上继《春秋》之意，故体裁序事为诸史之冠。其后若孟坚之整密，蔚宗之典赡，犹未免踏驳之讥。至于陈寿帝魏而寇蜀，两晋骈四而俚六，荒芜杂糅，毁誉失真；即欧阳修之《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亦终不如《五代史》之褒贬谨严，犹为得《春秋》之法；况宋、辽、金、元而下，滥漫纷沓，莫可究诘者哉！夫史为传之母，而传为史之子。作史者无传信之文，即演之为传，亦不过旁罗小说，摭摭成书，事既杂以荒唐，文亦多其附会。此何异《封神》、《水浒》，自幻蜃楼；《夷坚》、《齐谐》，徒详怪物者乎！故余谓志传之作，自盘古以迄宋、明，总不若《东周列国》为传信而可征也。夫列国之事，其始备于《春秋》、《左传》，而后详于《国策》、《史记》。孔子以不得已之心，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一笔一削，悉本至公，后之人非可意为论断；即《战国》、司马之文，或词简而义深，或事该而语括，敷陈演绎，大费心裁，使非兼有三长，恐亦头白汗青而莫下矣。独是敷文叙事，惟取详明；征传引经，莫穷体要。其间治乱兴衰之由，善恶邪正之辨，必不暇大书特书，仿《春秋》之义例；唯评者显微而阐幽，则圣人立法垂戒之意，昭然若揭于后世。《列国》批评，近有数家，而惟蔡君为最。盖诸家评语，或繁或简，简则达心言略，撮举大要，而阅者无以考其详；繁则多事诙谐，仅资游谈，而正义或反因以晦。蔡君之评，论必据经，语必诛意，既不背于微显志晦之文，即于宣圣之笔削亦无不共相印合。是虽不读《春秋》、《左》、《国》、《史记》诸书，而得窥此编，其于春秋战国间兴衰治乱、善恶邪正，无不了然在目矣，岂非诸家之翘楚也乎！第其评语概列于前，先断后案，未免目眩。予于己未夏初署理松江府篆，政事之暇，偶阅是书，爰不揣固陋，妄为改订，讹者正之，繁者芟之，庶披读之下，开卷了然；间亦窃附管蠡之见，以补原评之所不及。土壤细流，共成高深，庶斯志也，不仅为稗野之史，而实为经世之书也夫。时乾隆五年，岁次庚申春月，绣谷胡宗文题。

序

书之名，亡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诫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歧而二之。二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谈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新月异，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浩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岑岑，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词，况其他乎？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辙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之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纭，人物庞沓，最为棘目聱牙，其难读更倍于他史，而一变为稗官，则童稚无不可得读。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大乐极快之事耶？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记事而已，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家国之废兴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予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鹭，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遗嗤于博识之士，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叙之如此。时乾隆元年春月，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于支瞬居中。

目 录

序	胡宗文	1
序	蔡元放	2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7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4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0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6
第 六 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2
第 七 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翠猷谄贼隐公	38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44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48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53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58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65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71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77
第 十 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84
第 十 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89
第 十 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94
第 十 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01
第 十 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07
第 二 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13
第 二 十 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20
第 二 十 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28
第 二 十 三 回	懿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34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141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48
第二十六回	歌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55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61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67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72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78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84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90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197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03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09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15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21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28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34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41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48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54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260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6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7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崤谷封尸	279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84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诒秦	291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297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03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鬬椒绝缨大会	310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衮服戏朝	317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23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29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36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42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348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犒养献艺	355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362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368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	孙林父因歌逐主	374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381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387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393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400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鉏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06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12
第六十八回	贺虢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19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425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433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440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448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455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464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471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478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485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492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00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508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515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纆	522
第八十三回	诛平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30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538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馁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545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551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558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566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573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580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587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594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600
第九十四回	冯驩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607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614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620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627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635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644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652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659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667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674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680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687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694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700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706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彊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
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
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帛之饶乏，做好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诗云：

殺謠王周
輕聞宣



犬豕何须辱剑铍？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桑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桑，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桑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者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犬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即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醢而藏之？醢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椁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

杜大夫化厲寬



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棧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棧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滌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棧，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龜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龜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何干！”遂将老

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滌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俟弧箕箒。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俟弧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

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

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殺謠王周
鞋聞宣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言，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罔弧箕箒’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

周宣王
 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王宣杜伯问：“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后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薰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周宣王

妇何关气数哉！”

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王宣杜伯问：“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后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薰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

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武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



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驂，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吩咐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鹰犬藉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宣王心中大

喜。日已西斜，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

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辂之上打个盹，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辂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辂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髯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